



對話研究01

Samu在2019十一月22號第一次提供的筆記如下

我的計畫是，對我第一次見到Si Pehbowen畫作時的感受再做出回應，當時這幅畫應該是剛做好不久的，因為地上還殘留著顏料的痕跡。

Si Pehbowen告訴我當時她在作畫時是相當情緒化，甚至有些憤怒的，我並沒有再問下去。但我可以從畫面及畫布周圍上看出相當強烈的情緒，圖片本身有種很強烈的表達，畫面可以從中間水平線左右分隔成紅色調的（下方）以及藍色調的（上方）。

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解讀，很顯然藍色的部分類似背景，紅色的部分則是蓋上去到藍色，不論如何，我第一眼的印象便是這兩個色層。這幅畫作會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天空、火、海洋、雲朵、或甚至是飛魚躍

出海面。既然在這座島嶼（或其實應該說是全世界皆然）大自然是個不可或缺的元素，可以很容易的將這幅畫解讀為一位感受力極強的藝術家對大自然的創意表現。

當時在我腦海中有這樣的一個景象，並在潛意識中被消化吸收，我的眼睛及耳朵都敏銳地打開，心想是否我可以找到一個合適的素材去回應這個印象，。

就在離我們離開島嶼那天的某天晚上，我在Si Pehbowen家的民宿附近騎車。她當時跟幾個朋友在開趴，雖然我只是從窗戶看到，但他們看起來非常開心，都是年輕又有活力的青年們。

兩個月過後，我被邀請到朋友Robert Wahorn的慶生會，跟幾位老朋友在他位於布達佩斯外半工業區但仍有綠地的地方的木工工作坊碰面。我們在其中一個房間立了一架鋼琴，這架鋼琴完全是壞的，相較一般西式鋼琴也走音很嚴重。我小試了一下，我的朋友們不知不覺也圍繞在我身邊，然後大家即席演奏、唱歌，玩得很開心，甚至還跳舞跳到鋼琴蓋上面去了。我藉此機會體驗了這鋼琴可以帶來的不同可能性，並找到了我可以用來製作我第一個回應Si Pehbowen的幾個好聲音。

鋼琴是西方藝術非常具代表性的物件，當時這架鋼琴的狀況讓我想到當前西方文化的改變，這也可以連結到蘭嶼文化遺產的被破壞。



隔天我又回到城外的工作坊去，針對我前一天想到蘭嶼及Si Pehbowen的畫作概念做一些即興的小嘗試，工作坊內工業用電扇的巨大聲響也被我當作素材使用。

我將我的Zoom H4N收音機放在鋼琴中錄下了一切。

我當時是根據兩個跟蘭嶼傳統古謠文化有關的想法去做：

-任兩個大約相差大二度音程的音，有時安排在其他旋律之內產生

-一連串活躍並不斷改變節奏的拍子，或是其他打擊音，沒有制式化的重複，但還是有一個規律

因為我知道這個音樂是為Si Pehbowen所做，我也在其中（試著）加入了一些我們共有的回憶，例如八月22號我們在蘭嶼高中，那次我參加了她的工作坊課程，在其中一項活動她使用了弦樂四重奏的錄音與一些正能量且節奏感強烈的後極簡主義創作，我想加入一些這樣緊湊圓滑且有活力的風格。

有了所有的錄音，我開始根據原畫作中那兩層色層的概念開始創作。

完成的作品是一卷14分23秒的錄音，其中包含了六個段落，而這些段落又可以分類成三個成對的組曲。

以下是對於各段落的簡略分析解說：

I. (海浪) 0:00 - 2:26

第一音打出來之後緊接著是長長一聲共振，後面又陸續出現幾個高音的「後續拍」，就換到第二個更高音的音符，延伸到後面變成更加複雜的後續拍，結尾音又回到了第一個音的音高；兩分鐘之後較少打擊聲但更多共振音，並且後續的拍子都維持在原音高，之後則是一段沉寂。

這段意指像是海浪拍打沿岸的意境，也連結到了達悟人在拍手歌*Mikariyag*時的拍手節奏，兩個高音也代表了傳統的音高變化。

II. (音樂1) 02:30 - 5:30

一個大二度的固定音形伴著一段合音旋律以及打擊音樂（放開琴鍵的聲響），組成了一層類固定音形，這一段一樣是代表了達悟族的傳統，但是使用了西方音樂的風格，並且我用生鏽了的樂器所發出來的聲音代表兩個文化的一個新平台；另外一個聲部則是一首有兩句歌詞的音樂，音高較高，運用了四聲調以及額外一個「不和諧」音調，這四個很好辨識的聲調與五聲音階小調的上面四個音相近，基礎是一個較其他低音層較高的音；高聲部由最高音高持續拍打作為結尾，整段結束於低聲部維持同一個聲音並漸弱。

第一組：第一跟第二段被分在第一組，第一段落是原畫中的藍，第二段落則代表了紅色層。

III. (音樂 2) 5:30 - 7:44

這部分有點像是第一跟第二段的合成，如打擊樂的音打出不規律的節奏，演奏出較高音的小調三聲音階，並著重在前兩個音高，這段可以代表島嶼上古敘事調*Anood* 或其他傳統歌調。

IV. (工業化) 7:45 - 10:30

在一陣強烈工業用電扇的開啟聲音之後，出現了第一段落更快更緊湊的版本，拍打音及後續的高音拍打與外來工業噪音的壓迫反抗，這是一個傳統達悟生活與外部文化入侵之間關係的意象，這也可以代表颱風的激烈，是我在這次田野調查中所感受到的，不過我想颱風已是這個島嶼的例行公事，因此我並不贊同這樣的聯想；9分27秒時電扇的聲音漸漸沉下去，拍打音及後續高音拍打音也跟著一起沉了下去。

第二組：第三跟四段這組是前兩段的鏡像反射，第三段的曲調跟第二段有很大的關聯，另外重複出現的拍打音與後續高音拍打將第四段與第一段連在了一塊；工業用風扇的聲音則是新加進來的元素，為這組帶來了新的面向，並為前一組加上了歷史感、未受到工業化影響的感覺；在第四段中，外來的工業聲音佔據了第一組裡面大自然聲音的領域（在第三段整合）。

V/a. (歷史的編織) 10:46 - 12:35

一個像是不斷循環的機械聲響之上有另一個聲音(呼應到原畫作的兩層色層): 就這樣持續的一陣子之後，出現了一個低單音，並隨著整首曲子稍微的改變，總而言之，這是由兩種方式表現偶爾交互而成，一是靜音版，二是持續進行的版本，代表著自然界的改變，例如元素、季節等，但靜音的部分也可代表外部的干擾。

V/b. (迴旋) 12:35 - 13:23

隨著一個音的消失，一陣長且持續的共鳴音取代了它的位置，機械音開始改變並發展成長，變得越來越長、越來越緊湊，就像是講話聲，讓我聯想到哀嘆或是抱怨的語句，像是有人在跟你訴說不公不義的對待，若要我繼續聯想下去，我會說這就是一個對於工業化傳入島嶼的抱怨，這部分也呼應原畫作中紅色層-激烈的「跳躍」部分。

VI. (音樂3) 12:35 - 14:24

音樂漸漸加速並不斷發展。共有兩個層次：第一層是一首高音域的樂曲，另一層則使用了有節奏性的對位法，以不同的打擊節奏與第一層做搭配。

這首樂曲始於一個單音（但也不全然是，因為樂器走音的狀況造成各琴鍵都會發出更複雜難解釋的共鳴聲），接著出現一串三個不同的音高（呼應蘭嶼情歌*Ayani*五聲音階的一部分），接著是一串四個不同的音高（延伸到西方曲風中、像是自然音階的四聲音階），繼續延伸至一個強烈生鏽的、像是半音階的空間，第五個音符在我聽起來是非常自然細微的外擴，整首曲子結束於一個三音調旋律，這樣的三聲音階在西方術語中叫做*phrygian*。這首曲子有哀嘆的感覺，背景的打擊音則呼應到第五段，創造了一個後工業時期的氛圍，也或是對於一首孤獨的樂曲用踩踏及拍手來製造圍繞的聲音。

第三組：最後的這一組仍是使用跟之前幾段一樣的元素（打拍子的部分呼應到集體拍手及共鳴和像是歌曲般的幾個不同旋律），也為這一連串進行中的動作作為高潮以及結尾的部分。